

容齋隨筆

宋

洪邁著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邠靈。佺斬默噉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為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棰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辟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

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疎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疎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始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為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甫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為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懽快以拊師猶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數弄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此唐不侔矣溫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入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此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

此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宦。身為帝甥主壻。所以縱吏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伯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賈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屨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為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怨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為刺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而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禽。石勒當盛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

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子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為國八十年。傳數苗矣。未亡何邪。

石宣為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艸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為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所奪。豈一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彗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晉頹之事。甯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甯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甯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經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

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馘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既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荊公安石連名。劉焯榜。焯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奏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主。受命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為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予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

從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為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

鼻也。

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已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犯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傚傚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甯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鞞兒舞。阿鵲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元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

聖賢所行。固為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隱。所以為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甯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為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終

容齋隨筆卷第二十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歆羣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歆羣者幾希矣。

袁盎溫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闔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其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